

# 济公全传

〔清〕郭小亭 著

下卷

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大字本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大字本

# 济公全传

(下)

〔清〕郭小亭 著

华夏出版社  
一九九七年·北京

不得心说：“你可别活，你要一活，不但我生不了财，这顿打还不得轻了。”史不得过去照定姚荒山的心口，用力按了一把。雷头一瞧说：“史不得，你这是怎么了！他刚要缓醒过来，你过去给他心口一把。他要死了，可是你谋害的。你快把他扶起来！”史不得无奈，把姚荒山扶起来，口中叫舅舅，叫了几声，姚荒山答应出来，说：“好东西，你是我外甥，你坏舅舅的事，前者我说当铺，你也去搅我，这你又来了。”大众一听姚荒山说话，嗓音变了，像穷和尚的声音。这时雷头说：“史不得，你们到处讹人，你还不把你舅舅背了走！不背走，把他锁起来！”史不得心说：“亏得荒山没说他不是我舅舅，这还算好。”无奈把姚荒山背起来，雷头叫两个官人跟着他，看他背哪去，叫他非得背往他家去才没事。史不得背着定，他本来没家，他媳妇在河沿开娼窑，他背着姚荒山，来到他媳妇院中，就往屋里定。他媳妇说：“屋里有害，哪里背来的死尸！”史不得说：“别嚷，别嚷。不是外人，是舅舅。”说着话来到屋中，把姚荒山往炕上一放。史不得再叫舅舅，叫之不应，唤之不语，又死了。他媳妇一瞧说：“好忘八，你真气死我！一天给你五百钱吃着，你背个死尸来搅我，我告你去。”史不得赶紧把隔壁狗阴阳二大爷请来，史不得说：“二大爷，你救我罢，你给出个主意罢。”这位阴阳一瞧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史不得就把讹人之故一说，狗阴阳说：“你这孩子尽讹人，说你不听。这个你得买棺材，穿孝办事，就说是你舅舅罢，要不然，这人命官司你打不了。”史不得说：“我买棺材哪有钱？”狗阴阳说：“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把你媳妇卖了就够了。”史不得无法，把媳妇卖了葬埋假舅舅，这也是报应循环，这话不表。且说双义楼史不得把姚荒山背走之后，大众说：“李掌柜运气好，不该遭事。这个和尚真怪，怎么老道一啐会死了。”那个说：“我瞧瞧啐了哪里。”这人过来一瞧和尚，和尚龇牙冲他一乐。这人吓的一哆嗦说：“吓死我了！”旁边就有人说：“怎么了？”这人说：“和尚跟我一乐。”大众说：“你别瞎说。和尚死了，还能乐。”这人说：“是真的。”正说着话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就跑。官人正锁着老道上衙门去，和尚赶到说：“众位别锁老道了，我和尚没死。”官人一瞧说：“既是和尚活了，立刻给老道撤去铁链。”老道一瞧说：“好和尚，我山人焉能跟你善要干休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因为什么要跟我和尚为仇做对？”黄面真人说：“我因为我师弟褚道缘被你给气病了，我要替他报仇。”和尚说：“褚道缘他是自我，我和尚跟他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无故帮着两个不认识的贼人要逞能，跟我和尚做对，我和尚焉能容他。大概你也不知道我和尚的来历，我和尚叫你瞧瞧。”用手一摸天灵盖，现出佛光灵光金光，老道吓的跪倒磕头说：“原来是得道的圣僧，弟子愚昧无知，求圣僧格外慈悲。弟子要认你老人家为师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罢认我为师，你知道规矩，我要喝酒吃肉，你得给买去。”老道说：“那行。”和尚说：“既如是，跟我定。”一同来到山门。门头僧一看，这个老道找了他好几天，也不知怎么又跟他好了。和尚说：“孙道全你见见，这是你师叔。”孙道全立刻给门头僧行礼，叫师叔。济公说：“师弟你答应。”门头僧一答应。济公说：“你们每人给一

吊钱见面礼罢。”门头僧说：“没钱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钱混充大辈。徒弟跟我进庙罢。”刚一进庙，遇见监寺的广亮。和尚说：“徒弟你见见，这是你师大爷。”广亮说：“我可没钱，你趁早别叫。”和尚带领老道，来到大殿。鸣钟击鼓，把庙中众僧聚齐，和尚说：“众位师兄师弟，我可收了徒弟，起名叫悟真。”众僧说：“大喜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大众不送礼吗？”众人说：“你办善会，我们就进礼。”和尚说：“徒儿我教你，你要没钱，在庙里，谁屋里没有人，有东西就拿，就是你师叔大爷瞧见，也有我不好意思的。众位，我是这么教训徒弟不是？”大众说：“好。”心里说：“他一个人偷就够了，这又带一个贼来。”和尚说完了，叫徒弟打酒买肉去。老道罢自己尽心，好跟师父学法术。头一天先打里头脱，当趁褂子，打酒买肉。第二天当趁袍。花完了，又当道袍顶趁褂子。末了，把趁褂也当了，老道光着膀子，和尚说：“没钱你去罢，我收徒弟都得有钱，不要你了。”老道说：“我不走，我等着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等什么？”老道说：“等西北风下来冻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教你念咒，念唵嘛呢叭迷唵。唵，敕令赫。你跪着学。”老道说：“这会念的。”当时老道跪下，口念：“吽，嘛呢叭迷吽。唵，鼓令赫。”刚念完，由地下飞起一块小砖头，打在老道脑袋上。老道说：“师父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这是咒催的。我教给你，你瞧见砖堆就磕头，你说，砖头在上，老道有礼。我不念咒，你也别起。”老道说：“那我不成了疯子，我不练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打算发财，你瞧由庙外进来的人，大喊一声，那就是你的落儿来了。”老道就在那大雄宝殿里往外瞧。工夫不大，果然就听外面大贼一声，进来两个人，不知末老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二回

### 周员外派人请圣僧 胡秀章诉说家乡事

话说孙道全正在大殿往外看，只见外面进来两个人，都是家人的打扮，头上青扎巾，身穿青铜鞞，口中喊嚷：“济公长老在哪里？”和尚由里西出来说：“哪位？”这两个人一见，连忙赶过来行礼。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。”和尚说：“二位贵姓呀？”这两个人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贵人多忘事。我家员外在太平街住家，姓周名景，字望廉，人称周半城，你老人家不是在我们那里扛韦驮捉过妖怪么？我二人叫周福、周禄。”和尚说：“这就是了。你二人来此找我和尚什么事情？”周福说：“我家员外有一个朋友，姓胡叫胡秀章。他是绍兴府<sup>①</sup>白水湖的人。在京

<sup>①</sup> 绍兴府——南宋府名，辖境相当今浙江诸暨以北及余姚以北地区。

都<sup>①</sup>赁我们员外的房子，开绸缎店，把买卖作赔了，要关门，我们员外跟他相好，借给他三千两银子，叫他从新另找伙友。这二年又把买卖作好了，把先前赔的银子都找回来，反个赚了钱。现在胡秀章来了家信：他们住的白水湖地面闹妖精，每天妖精要吃一个童男、一个童女。胡秀章家里有孩子，被妖精吃了。今天来找我们员外，提说要回家，托我们员外照应绸缎店，急得直哭。我们员外想起你老人家，知圣僧的道理佛法无边，叫我们请你老人家到我们员外家去，要求圣僧大发慈悲，到白水湖去降妖捉怪，普救众生。”和尚一听说：“降妖捉怪，倒可以行得来，就是我不能去。”周福、周禄说：“圣僧为何不能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现在收了一个徒弟，太淘气。我要一出去，他不是撕窗户，就是往人家身上抹香灰，再不然，就在人家锅里去撒尿。”周福说：“这个徒弟多大年岁？”和尚说：“九岁。”周福说：“本来太小，在哪里，我瞧瞧。”和尚说：“在大雄宝殿里哪。”周福、周禄二人来到大殿一瞧，有一个老道光着背，三绺胡子漆黑。周福说：“道爷，你是济公徒弟么？”老道说：“不错。”问：“你几岁？”老道说：“我五十九岁。你们二位不必听我师父的话，他老人家净说瞎话，我也不撕窗户，不撒尿，叫我师父去罢。”周福二人出来说：“师父老人家尽说谎言，快走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行，我不放心。你们叫我徒弟跟我去，我才去呢。”周福说：“恐怕道爷不肯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他不去，你们两个人跟着他走。”周福点头答应。两位管家进了大殿，说：“道爷一同走罢。”老道说：“我光着背我可不去。”周福二人就拉。和尚一指，口念：“唵。敕令赫。”老道身不由己，周福、周禄拉着出了庙门。和尚后头跟着往前走，街市上的人瞧着都新奇，两个人拉着一个老道，赤着背，后面跟着一个穷和尚。周福、周禄拉着老道，一直来到太平街周宅，到了书房，周员外正同胡秀章在书房等候。一见周福、周禄拉进一个老道来，赤着背，周员外就问：“周福，这是谁？”周福说：“这是济公长老的徒弟。”正说着话，济公进来。周员外连忙举手抱拳说：“圣僧久违。”和尚说：“彼此彼此。”周半城叫过胡秀章来说：“我给你引见引见，这就是济公活佛。这是我的挚友胡秀章。”和尚瞧了一瞧，见这位胡秀章，是文生打扮。穿蓝翠褂，三十开外的年岁，倒是儒儒雅雅。胡秀章过来给和尚行礼，说：“久仰圣僧大名，今幸得会，真乃三生有幸。我听我周大哥说，你老人家佛法无边。现在白水湖闹妖精，每天妖精要吃一个童男，一个童女。我原本家眷在白水湖住，家中有一儿一女，现在家中来信，叫我急速回去。求圣僧大发慈悲，到绍兴去一趟，降妖捉怪，给百姓除害。”和尚说：“降妖捉怪倒可以行。但我和尚要去，一则没有盘费，二来我这个徒弟太淘气，我留下他甚不放心。”胡秀章说：“圣僧只管放心，盘费我有。令徒叫他可以跟了去。”和尚说：“那行了，恁真跟我走。”老道说：“我跟了去倒行。我光着膀子，可不能去。”胡秀章说：“那倒是小事。我赶紧派人给你买衣裳去。”老道说：

<sup>①</sup> 京都——即南宋都城建康(即今江苏省南京市)。

“倒不用买，我有衣裳都当在钱塘关，给我师父打酒喝了。拿钱赎来就得了。”胡秀章说：“你有当票？”老道把当票拿出来。老道说：“员外再破费一百钱，我有一个蝇刷在钱塘关纸铺押着，拿一百钱就取来了。”周员外立刻派家丁去赎当，少时连衣服蝇刷一并拿来。老道打扮好，仍然又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人是衣，马是鞍，这话不错。和尚说：“咱们上白水湖去，可得走小月屯，我还有个约会，有我徒弟请我捉妖，然后再上白水湖。”胡秀章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和尚立刻带领孙道全，同胡秀章三个人告辞，周员外送外作别。和尚带领两个人，顺大路往前行走，这天来到小月屯马静门首。和尚一叫门，里面马静正同雷鸣、陈亮谈话，提说济公随后就到。正说着听外面打门，马静出来开门，一看是济公，马静赶紧行礼，说：“师父可来了，现在焦亮、何清这二十多天，昏迷不醒，茶水未进，如同死人一般，就是胸前有点热，你老人家快救命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有话里头去说。”大众一同来到里面。和尚说：“雷鸣陈亮过来见见，这是我收的徒弟叫悟真，你们给师兄行礼。”又给胡秀章都见引了。和尚说：“马静，闹什么妖精？”马静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！请你老人家去的时节，小月屯死了有六七个人。现在一天死一个，由西头一家挨一家，死了有二十多个人了。昨天西隔壁张家死了人，今天就该我这个门里了。天天初鼓以后，由面来一阵风，这宗东西有一丈高，是白的，也瞧不出是什么来。此怪一来就嚷：‘喊喊掏掏。’冲谁门口一笑，必定死人。”和尚说：“原来如是。不罢紧，今天我和尚倒要瞧瞧这个喊喊掏掏是怎么样。”马静说：“师父，慈悲慈悲，先把焦亮、何清救活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容易。”一伸手掏出两块药来，给马静拿阴阳水化开，把他两个人的牙关撬开灌下去。少时，就听焦亮、何清两个人肚腹咕噜噜一响，心里一明白，翻身爬起来，复旧如初，就仿佛做了一场大梦一样。马静说：“二位贤弟被妖精喷了，躺在地下，人事不知，二十余日。今天多亏济公活佛，前来给你二人仙丹妙药吃了才好。你二人还不知给圣僧磕头。”焦亮、何清这才明白，赶紧给济公行礼，说：“我二人前者得罪圣僧，圣僧并不记恨，反来救我二人，活命之恩，我二人实深感激，给你老人家磕头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磕头，起来罢，这乃小事。”这两个人站起来。和尚说：“别的都不要紧，喝酒倒是大事。天也不早了，该喝酒了。有什么事吃饱再办。”马静立刻答应。赶紧抹擦桌案，把酒菜摆上。和尚坐上座，大众两旁陪着。和尚又吃又喝，直吃到初更以后，就听由正西风响。马静说：“师父，妖精来了！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外西这阵风刮得毛骨悚然，就听喊嚷“喊喊掏掏”。和尚这才站起身来，往外够奔，一溜歪斜，脚步踉跄，和尚说：“我倒罢瞧瞧究竟是什么东西。”说着话，够奔门首。刚一出大门，只见由正西来了一股白气，身高有一丈，直奔马静门首而来。今天和尚要不来就该当马静这个门口死人了。凡事也是遭劫的在数，在数的难逃。和尚一看说：“好东面。你敢兴妖作怪。”和尚把僧帽拿下来，照这宗东西一砍，竟把这宗东两捺在地下。和尚说：“拿住了。”马静、焦亮、何清，连孙道全大众都出来观着。不知拿住是什么妖

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三回

### 请济公捉妖白水湖 小月屯罗汉施妙法

话说众人出来一看，这宗东西，其形像人，一概尽是人骨头，大约有一百八十块凑成，左手拿着勾魂取命牌，右手拿着人的骷髅骨。书中交代：这宗东西，名叫百骨人魔，原本是有一个妖道炼成的，能使他招魂。凡事无根不生，皆因慈云观有一个老道，叫赤发灵官邵华风，他要拘五百阴魂，练一座阴魂阵。他打发五个老道出来，招五百魂。这五个老道，一个叫前殿真人长乐天，一个叫后殿真人李乐山，还有左殿真人郑华川，右殿真人李华山，还有一个七星道人刘元素，每人出来招一百阴魂。刘元素就在这小月屯正西，有一座三皇庙，他占了这座庙。在乱葬岗子，找了一百块死人骨头，练在一处，用符咒一催，把这百骨人魔练成了。每天初鼓以后，老道在庙中院内，设摆香案，预备一个葫芦，给百骨人魔一面招魂取命牌，叫他出来，到小月屯招一个魂回去，老道把魂拘来，收在葫芦之内，打算是一百天，就把魂招够了，小月屯就得死一百个人。没想到今天被济公把魔拿住。和尚随后就够奔三皇庙，打算要捉拿老道。焉想到老道真有点能为，今天正在院中做法，见灯光一绿，就知有人破了他的法术。又见正东上金光缭绕，瑞气千条，老道揣起葫芦，架趁脚风竟自逃回慈云观去了。从此跟济颠和尚已结了仇。和尚来到三皇庙，老道早已逃走。和尚这才复返回到小月屯，叫马静等把这个百骨人魔，架火烧了。和尚说：“这又得了，从此小月屯安然无事。”马静谢过济公，次日和尚告辞。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到白水湖去捉妖，我二人随后找师父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去罢。”当时带领孙道全、胡秀章告辞。出了小月屯，顺大路往前够奔。道路上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这天走到萧山县地西，正往前走，见大道旁边树林子，有两个人。在那里歇息：一位是文生公子打扮，头带翠蓝色文生巾，双飘秀带，身穿翠蓝色文生氅，腰系丝绦，白绫高腰袜子，厚底竹履鞋，三十来往的年岁，白脸膛，俊品人物；跟着一个老老，是家人的打扮，青截帽，青铜氅，有五十多岁，花白胡须。和尚一看，不是外人，立刻叫孙道全、胡秀章头前走，先往白水湖约会，不见不散。孙道全说：“师父上哪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办点事，随后就到。”这两个人头前走了。和尚踢踏踢踏，来到树林，冲这位文生公子，打了一个问讯，道：“施主请了。”书中交代，这位文生公子不是别人，乃是罗汉爷的亲表兄，奉父命寻找表弟李修缘。此人姓王名全，乃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，是济公的娘舅王安士之子。原本济公自年幼的时节，父亲就把亲事定下了。定的是刘家庄刘



百万的女儿刘素素。这位姑娘自落胎，就是胎里素，一点荤东西都不吃。自济公离家之后，偏巧姑娘父母双亡，就剩下姑娘孤身一人，跟着舅舅董员外家住着。董员外的女儿，又是王安士的儿妇<sup>①</sup>，乃是亲上做亲。姑娘刘素素也长大了，董员外催王安士找他外甥李修缘，找回来好把姑娘婚嫁。王安士也不知外甥李修缘，是上哪里去了，人嘴两张皮，有说李修缘自己走的，有说是王安士把外甥逼走的。王安士这天把自己孩儿叫过来，叫王全同家人李福，出去找你表弟李修缘，多带黄金，少带白银，暗藏珠宝，一天找着，一天回来，两天找着，两天回来，一年找着，一年回来，十年找着，十年回来，找不着不许回来。王员外所为，省得人家说把外甥逼走了。王全谨遵父命，带着老管家李福，出离了家乡，往各处寻找。所过州府县城，必要贴告白，雇人打听访问着。有说李修缘出了家了，也不知道实在下落。今天王全同李福走在这萧山县地面，也觉着累了，王全说：“哎呀，老管家，你我主仆这一出来，在外面披霜带月，找不着我表弟，我与你何时才能回去？我也实在累了。”李福说：“公子爷不必着急，凡事自有定数。你我歇息歇息再走。”说着话来到大柳林子，就地面坐。李福把褡套<sup>②</sup>放在地下，两个人正在歇息，和尚来到近前说：“施主请了，贵姓呀？”王全说：“我姓王。”和尚可认识他表兄王金，王全可不认识表弟了。不但王全不敢认，连老管家李福，初时把罗汉爷抱大的，他原来是济公当初的老仆，他都认不出来了。原来济公当初在家的时节，白面书生的模样，是文生公子的打扮。现在到外面风吹雨打，一脸的油泥，短头发有二寸多长，又是出家人，把本来面目全遮盖住了，故此王全、李福都不认识。和尚又问：“施主贵处？”和尚是明知故问。王全说：“我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氏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是台州府天台县人，咱们还是乡亲。施主有钱施舍，给我和尚几个钱喝壶酒。”王全一想，一个出家人，这又何妨？伸手抓了两把钱，递给和尚。和尚把钱接过来，道：“施主给两把钱与我，我倒难为了。喝酒使不了，吃一顿饭又不够。施主要给，给我一顿饭钱。”王全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又给和尚掏了两把钱。和尚接过钱来说：“施主给这钱，倒叫我为难。”王全说：“怎么给你钱倒叫你为了难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别的，喝酒吃饭使不了，赎件衣裳又不够，施主行好行到了底，再给我点钱，我凑着弄一件衣裳。”王全一想：“一两吊钱不算什么，只当施舍在庙里头。”当时又给和尚换出两大把钱，给了和尚。和尚说：“施主给我这些钱，更叫我为难了。吃饭赎衣裳倒够了，回家盘费又没有。”王全尚来答话，家人李福大不愿意，说：“和尚你别不知自爱，给你钱倒叫你为难了，你还有够没有？你真是瞧见好说话的人了。”和尚微然一笑说：“我和尚不要白钱，我和尚专会相面，我送你一相。我看施主印堂发暗，此地不可久待，听我和尚良言相劝，赶紧起

① 儿妇——即“儿媳妇”。

② 褡(chī)套——“褡套”此处可理解为“装银钱的东西”，这种东西可以背、挎在身上。



身，这叫趋吉避凶之法。听与不听，任凭施主，我和尚要走了。”说完了话，和尚踢踏踢踏脚步踏跄，一溜歪斜，竟自去了。和尚走后，老管家李福就说：“你老人家不用信服，这个大道边，什么事都有，你说是念书的，他就跟你讲论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你说是练武的，他就能讲弓刀石马步箭。你说是山南的，他也是山南的。你说是海北的，他就是海北。反正他说是乡亲，无非是诓钱套事。公子爷你老人家没出过外，外头什么事都许遇见。”王全说：“他一个出家人，给他一两吊钱，不算什么。你我不拘干什么，省点就有了。”主仆二人，说了半天话，李福觉着肚腹疼。说：“公子爷你老人家看着东西，我要走动走动。”王全说：“你去要。”李福一瞧，南边有一片苇子，他就进了苇塘去出恭。王全等了半天，见李福出完了恭，由苇塘出来，拿着一个蓝包袱。王全说：“哪里的包裹？”李福说：“公子爷你看，我方才出恭捡来。”王全说：“你趁早照旧给人家搁回去。要是有钱人，本人丢的，丢得起，尚不要紧，要是替人办事，或者是还人家的，咱们拿了走，人家就有性命之忧。”李福说：“我打开瞧瞧是什么，再搁回去。”说着话，把包袱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血淋淋一颗少妇的人头。李福大吃一惊，王全说：“你快送回去！”这句话尚来说完，由正北来了十几位公差。一瞧说：“这可活该，你们杀了人，还在这里看人头呢，找没找看碰上了。”赶过来“哗啦”一抖铁链，就把王全、李福锁上。李福说：“这人头是我捡的。”官人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到衙门去说罢。”当时拉着王全、李福，够奔萧山县。不知二人被屈含冤，这场官司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四回

### 奉父谕主仆离故土 表兄弟对面不相识

话说李福捡了一个妇人的人头，正被官人看见，将王全、李福锁上。书中交代，原本萧山县出了一件无头案。西门外梁官屯，有一个卖肉的名叫刘喜，家中夫妇两口度日，刘喜在东关乡卖肉。这天七月十五，天已日色西斜，刘喜到东关外乡村去要帐，走在萧山县衙门门口，碰见衙门的官人刘三。这个人最爱玩笑，外号叫笑话刘三。刘三就问刘喜上哪去，刘喜说：“我上东关外乡村要帐去。”刘三说：“天不早了，你今天还回来的么？”刘喜说：“我就住在东关外乡村之中，明天回来。”刘三是爱说玩笑，说：“刘喜你今天不回去，我晚上到你家里，跟你媳妇睡去。”刘喜说：“你敢去，我媳妇把你骂出来。”刘三说：“她敢骂我，我把她宰了。”说完了话，刘喜就走了。次日刘喜一回家，他妻子被人杀了，人头踪迹不见。刘喜到萧山县一喊冤，就把刘三告下来，说刘三因奸不允，把他妻子杀了。老爷是清官，姓张名甲三，是两榜出身，立刻一升堂，把刘三带上来，一问刘喜，刘喜就把昨

天刘三所说的话一回，“今天我妻子果被他杀了。”老爷一问：“刘三，为什么杀刘喜之妻？”刘三吓了一跳，就回禀老爷：“昨天我是跟刘喜说玩笑，他妻子被谁所杀，下役实不知道。昨天我在衙门上班，看守差事，一夜并没出衙门。”老爷不信，一问众官人，大家递保状，保刘三实系一夜没出去。老爷这才派两个班头王雄、李豹三天限，出去拿凶手，拿着有重赏，拿不着重责不贷。王雄、李豹领谕，带领手下伙计出来办案。三天踪影皆无，限满一见老爷，老爷把官人每人打了四十板，又给三天限。又过了三天，没拿着，老爷又打，一连打了三回。今天是十二天，要拿不着又得挨打。王雄、李豹带领众伙计出门，刚走到大柳林，见李福正打开包裹看，众官人一瞧是少妇的人头，鲜血淋漓。大众说：“这可活该，今天不能挨打了。”过来就把王全、李福锁上，一直够奔衙门。来到班房，王雄进去一回老爷，立刻升堂，把王全、李福带上去。老爷一看，就知道其中有缘故。做官的人，讲究聆音察理，鉴貌辨色。看王全是懦弱书生，李福是个老人家，老爷就问：“下面两个人姓什么？”王全说：“老父台在上，生员王全有礼。”李福说：“大老爷在上，小人李福磕头。”老爷问道：“王全你是哪里人氏？”王全说：“生员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氏，奉父命带着家人李福，出来寻找我表弟。”老爷说：“王全你既是天台县人，为何来到我这地面，在梁官屯杀死卖肉刘喜之妻？”王全说：“回老父台，生员并未杀人，一概不知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没杀人，怎么人头在你手里？”王全说：“实是我这家人李福，在苇塘里出恭捡的，求老父台格外施恩。”老爷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满嘴胡说，大概抄手问事万不肯应。来，看夹棍伺候。”老爷这也是一半威吓，手下官人答应，刚要取夹棍，忽然大堂面前一阵旋风，刮的对面不见人。这阵风过去，老爷看公案桌上有一张字，上写的是：

堂神显圣法无边，你幸今朝遇巧缘。二人并非真凶犯，速拿凶手把案完。

老爷一看，“呵”了一声，半晌无语，这才吩咐把王全、李福带下去，看押起来，不准难为了他二人，该吃给吃，该喝给他们喝。手下官人答应，老爷立刻退了堂。来到书房，手下人预备晚饭，老爷吃完了晚饭，书房喝茶，坐在灯下，心中辗转这案。见王全是一个念书的人，李福是个诚实的样子，断不能做这样恶事，忽然大堂起一阵怪风，也不知哪里来的字柬，越想越怪，自己踌躇着，不觉两手伏几而卧。刚一闭眼，见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，短头发有二寸余长，一脸油泥，破僧衣短袖缺领，腰系絨绦，疙里疙瘩，光着两只脚，穿两只草鞋。老爷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和尚说：“我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是谁？”和尚说：

我本灵隐醉济颠，应为白水过萧山。老爷要断无头案，须谢贫僧酒一坛。

老爷一听，说：“酒倒有，你可知道凶手是谁？”和尚拨头就走，老爷说：“回来。”和尚并不回头，老爷一急，又嚷：“回来。”睡梦之际，嚷出口来，正赶上两个家人张

福、张禄在旁边站着伺候。见老爷睡着了，张福低声跟张禄说：“昨天我跟他们掷骰子，输了好几吊，老爷睡了，哥哥你在这里伺候，我再去跟他们耍耍。”张禄说：“你快去快来。”张福点头，刚要往外走，老爷做梦说：“回来。”老爷说的是叫和尚回来，张禄吓着了，只当是他耍掷骰子去被老爷听见了，叫他回来呢，说：“小人没走。”老爷醒了，梦中的事记得清清楚楚。立刻吩咐张禄把笔砚拿来，张禄答应，拿过纸笔墨砚，老爷就把梦中和尚说的这四句话写出来。老爷拿着瞧这四句，心中纳闷，瞧来瞧去，在桌上一靠，又睡着了。只见和尚由外面踢踏踢踏又来了，老爷就问：“和尚，方才你说的话我不明白。我且问你，你可知道杀人的凶手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我必谢你一坛酒。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要问，我是面湖灵隐济颠。因到白水，路过萧山。王全、李福，不白之冤。杀人凶手，现在西关。与原告同类，非同等闲。追究刘喜，此案可完。”和尚说完了话，回头就走。老爷说：“你说的我还不明白，你回来。”和尚又走了。老爷一惊醒了，当时拿笔把这十三句话又写出来。老爷听外面天交二鼓，自己一想，这梦实实怪的很，来免一阵发愣，坐够多时，不知不觉又把眼睛闭上了。渺渺茫茫，迷迷离离，刚才一沉，瞧见那穷和尚又来了。老爷一看，问：“和尚，到底杀人凶手是谁？你要说明白。”和尚微然一笑，说：“老爷当真要问凶手？是绒绦两截，大石难携。未雨先行，持刀见血。”和尚说完了话，竟自去了。老爷一睁二目，原来还是一梦。只听外面天交三鼓，知县又把这四句话写出来，知县张甲三，本是两榜出身，满腹经纶，怀揣锦绣，一想这四句话是偈语。绒绦两截必是断，大石难携即是山，来雨先行，风乃雨之头走是风，持刀见血乃是杀，凑成四字，即“断山风杀”。知县一想：“必是音同字不同，凶手必是段山峰。”自己思索了半天，已然夜深人静，这才安歇睡觉。次日早晨起来，净面吃茶，立刻传壮皂快三班升堂。老爷向众人问道：“本地人可有叫段山峰的？你等谁知道？”旁边过来一个书办先生说：“回禀老爷，本县有一个宰猪的屠户，叫段山绦。”知县一听，“立刻派王雄、李豹给我急拘锁拿段山绦。”王雄、李豹一听，吓得颜色更变，立刻给老爷磕头说：“回禀老爷恩典，段山峰下役实在拿不了。”老爷说：“怎么？”王雄、李豹说：“回老爷，段山峰有断凳截石之能，大块石头一掌能击石如粉，勿论什么结实板凳，坐着一使劲，板凳就两截。段山峰能为出众，本领高强，下役实在拿不了，求老爷恩典。”知县一听，气在上冲，一拍惊堂木说：“做官者究情问理，办案者设法拿贼，我派你们办，就得给我办。”王雄、李豹还只是磕头，再一看，老爷退了堂，转过屏风，归后宅去了。王雄、李豹这才来到班房，王雄说：“这怎么好？慢说你我两人，就是二十人也拿不了段山峰。”李豹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要捉拿段山峰不费吹灰之力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五回

### 捡人头主仆遭官司 救表兄梦中见县主

话说知县派王雄、李豹捉拿段山峰，王雄、李豹知道段山峰能为武艺出众，不但拿不了，还恐怕有性命之忧。李豹说：“我不是段山峰对手，王头你也如是，自有人是段山峰的对手。”王雄说：“谁呀？”李豹说：“你忘了，当年不是单鞭赛尉迟刘文通，在艺场中卖弄，赢过段山峰一掌？咱们跟刘大哥知己相交，何不找他，叫他帮着，大概不致推辞。”王雄说：“有理。”二人赶紧够奔后街。往东一拐，路北的门楼，就是刘文通的住家。二人上前一叫门，刘文通刚起来，漱过口，出来开门。一看是王雄、李豹，刘文通说：“二位贤弟打哪来？”王雄说：“由衙门来？”刘文通指手往里让，来到厅房落座，王雄说：“兄长没出去走镖？”刘文通说：“刚从外面回来不多日子，二位贤弟因何这样闲在？”王雄说：“我们哥俩来找你来了，只因梁官屯卖肉的刘喜之妻被杀，老爷派我们捉拿段山峰，我二人实拿不了，求兄长助一臂之力，捉拿段山峰。”刘文通一听，说：“段山峰能为武艺超群，我也是拿不了。”王雄说：“兄长不必推辞，当年兄长在卖艺场中，赢过段山峰一掌。除非兄长，萧山县没有人是段山峰的对手。”刘文通说：“二位贤弟休要提超当年那一掌，提起那件事来，我更觉心中难过。当年是西门外来了一个卖艺的，我看那卖艺人并非久惯做江湖买卖的，倒是受过名人的指教，大概是被穷所挤。我想下去帮个场，多给他凑些钱，没想到段山峰也下来了，跟我比试。我二人一撻拳，我就知道段山峰的能力比我强，我想要一输他，我这镖行就不用吃了。我就说：‘姓段的朋友，我俩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就指看保镖吃饭。’我把话递过去，段山峰倒是个朋友，一点就透，他故意让了我一掌，他说：‘不枉他叫单鞭赛尉迟。’他走了，我自己明知他是让着我，我次日去找他，给他赔不是，我二人因此倒交了朋友，常来常往。他跟我也是朋友，你两个人也跟我是朋友，要是别人拿段山峰，我知道得给他送信才对，这是你两人要拿他，我也不能给他送信，我也不能帮你们拿他。”王雄、李豹再三说，刘文通也不答应，王雄、李豹实在没了法，两个人到里面去见刘文通的母亲，二人见老太太一行礼，老太太就问：“你两个人这般早从哪来？”王雄说：“伯母有所不知，现在衙门里出了逆案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什么逆案？”王雄说：“段山峰能为出众，我二人拿不了。”老太太说：“莫非萧山县就没有比段山峰能为大的么？你二人不会请人帮着拿吗？”王雄说：“别人不行，就是我大哥可以拿能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没跟你大哥提么？”王雄说：“提了，我大哥他说跟段山峰相好，他不肯帮我们拿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把你大哥给我叫来。”王雄立刻到外面，把刘文通叫

进去。刘文通说：“娘亲呼唤孩儿，有何吩咐？”老太太说：“你两个兄弟来找你帮着拿段山峰，你为何不管？”刘文通说：“娘亲有所不知，我跟段山峰也是朋友相交，且他能为出众，孩儿也恐其被他所算。倘若孩儿受了伤，我又无三兄四弟，谁人服侍老娘？”老太太说：“你这话不对，你就不应当跟匪类人来往，本地面既有这样匪恶之徒，你就应该早把他除了。老身我派你帮着去拿段山峰，你去不去？”刘文通本是个孝子，说：“娘亲既吩咐叫孩儿去，孩儿焉敢违背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跟王雄、李豹三个人商量着办去罢。”三个人这才来到外面，刘文通说：“二位贤弟要怎么去拿？假使拿不了，一则打草惊蛇，二来你我还得受他的伤。”王雄说：“依兄长怎么办？”刘文通说：“要依我，你两个人回衙门见大老爷，请老爷给调城守营二百官兵，本衙门一百快手，你二人先给庆丰楼酒馆送信，叫掌柜的明天楼上别卖座，我把段山峰诓在酒楼上吃酒，把他灌醉了，你们叫这三百人在庆本楼四面埋伏，听我击杯为号，大家再动手拿他。我不摔酒杯，你等作事，可别莽撞，要一个拿不着跑了，再想拿可就费了事，可千万叫官兵要严密，莫说出办谁来。”王雄说：“就是罢。”二人告辞，回到衙门，一见老爷，老爷说：“你二人把段山峰拿来了？”王雄说：“没有，有求老爷给城守营一个信，调城守营二百官兵，并传本衙门一百快手，别提办谁，明天在庆本楼四面埋伏。下役还请了一个朋友是保镖的，帮着捉拿段山峰。”老爷一听，说：“这一个段山峰怎么这么费事？”王雄说：“实在段山峰本领高强，若非定计，恐拿不了。”老爷说：“是罢。”王雄、李豹才一同来到庆丰楼，一见掌柜的，王雄说：“掌柜的，你这铺子一天卖多少钱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卖一百多吊钱。”王雄说：“明天你们楼上面别卖座，一天该赚多少钱，我们照数给。明天借你们楼上办案，同单鞭赛尉迟来的人，那可就是差事。你可嘱咐你们众伙友，千万别走漏消息，要漏风声，这案情重大，你可得跟着打官司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二位头目，只管放心，没有走漏消息。”王雄、李豹都安置妥了，这才来到刘文通家，告诉刘文通都照样办妥。刘文通说：“你二人回去罢。”次日早晨，刘文通起来，换上衣服，暗带单鞭，由家中出来，一直够奔面关。刚来到段山峰肉铺门口，一瞧围着好些人，有一个穷和尚在那里打架。书中交代，这个穷和尚非是别人，正是济公和尚。他在太柳林见众官人把王全、李福拿定了；和尚也进了商门。刚一进城，只见路东里一座绒线铺子，掌柜的姓余名叫余得水，在铺子门口，有一个人腿上长着人面疮，正在那里借着太阳亮疮。和尚一着，口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原本这个长疮之人，姓李叫李三德，乃是跑堂的手艺人，极其和藹。家中有父母，有妻有子，就指着他一个人靠手艺度日。只因南门外有一座段家茶楼带卖酒饭，买卖做亏空了，段掌柜的要收市关门，就有人说：“你们关门？你把李三德找来，叫他给你跑堂。那个人和气能事，人缘也厚，就许他买卖给你做好了。”掌柜的果然把李三德找来，酒饭座越来越多，都冲着李三德和气，爱招顾，二年多的景况，买卖反倒赚了钱。掌柜的自然另眼看待李三德，年节多给李三德馈送，时常也垫

补他，三德家里也够过日子的。偏巧李三德腿上长了人面疮口，自己又不敢歇工，家中指他一人吃饭。掌柜的见李三德一瘸一颠，实支持不了。这天掌柜的就说：“李三德你歇工罢。”李三德一听，大吃一惊，说：“掌柜的，你要辞我，我倒愿意歇工，无奈我家中四五口人，要吃闲不起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我倒不是辞你，我看你实在挣扎不住。我这买卖是你给我做好了，你只管歇工养病，我照旧按月给你工钱。我这里有四十吊钱，给你养疾，只要有人给你包治，花几十吊钱我给。”李三德一想，掌柜的既是体恤，这才回家养病。瘸越来越重，没钱叫孩子到铺子取去，日子长了，内中伙友就有人说闲话，说：“咱们起早睡晚，也挣一分工钱，人家家里吃太平宴。”孩子回来一传舌，李三德一气，架着拐到铺子去。一见众人，李三德说：“素常我没得罪众位，现在我得这宗冤孽，掌柜的体恤我，怎么我孩子来取钱，众位说起闲话来？”大众说：“没人说闲话，你别听孩子传言，你回去养病罢。”众人劝着，李三德往回走，走在绒线铺门首，绒线铺掌柜的余得水素常认识，就说：“李老三，你还没好么？”李三德说：“别提了，我这病难好，这叫阴疮。我也不知做了什么损德的事，我一死，我家里全得现眼。”余得水说：“你找人治治，没钱花几吊我给，只要能治得好。”他准知道不容易治，他要说这样便宜话。焉想到济公活佛赶到，罗汉爷施佛法，要搭救李三德，戏耍余得水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六回

### 奉堂谕捉拿段山峰 邀朋友定计庆丰楼

话说余得水正说便宜话，和尚赶到说：“朋友你这腿怎么了？”李三德说：“人面疮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愿意好，不愿意好？”李三德说：“为什么不愿意好？”和尚说：“就怕好不了。”余得水说：“和尚你这不是费话？你要能给治好了，花三吊四吊药钱我给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准给吗？”余得水说：“只要治好了，我就给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也不用给三吊四吊，你给两吊钱，我就给他治好了。你可得掌一张纸，把你铺子的字号水印按上，你拿笔我开几样药，有的，你盖水印，到铺子取药去。”余得水一想：“这样的恶症，焉能说好就好。”立刻就拿了张纸，打了水印，交给和尚。和尚要过笔来，写了半天，谁也没瞧见和尚写的什么。和尚写完了说：“我要给他治好了，你可给两吊钱。”余得水说：“我给。”和尚嚼了一块药，给李三德糊在疮口之上，当时就见烂肉脓血直往外流，流净了，和尚用手一摸疮口，和尚口念：“唵嘛呢叭迷吽！唵，敕令赫！好了罢。”立刻疮口平了，复旧如初。李三德站起来了，众瞧热闹人齐说道：“真是活神仙也，灵丹妙药。”和尚说：“余掌柜你给两吊钱

罢。”余得水也愣了。他本是说便宜话，不打算真给钱，见和尚要钱，余得水说：“得了，大师父你真跟我要钱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说便宜话，不给钱，那可不行。我这里有张字，有你的水印。”和尚拿出来一念，上面写的是：

长疮之人李三德，约我和尚来治腿，言明药价两吊钱，中保之人余得水。

下面写着保人，盖有水印，和尚说：“你不给，咱们是打官司。”余得水无法，给了两吊钱。李三德说：“大师父，你老人家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救了我，就救了我一家了，你跟着到南门外段家酒饭铺去，我还罢重谢你老人家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我正要喝酒。”同李三德来到段家酒铺。李三德说：“拿柜的，你瞧我的疮好了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怎样好的？”李三德说：“这位大师父给我治好的。拿柜的，先给要酒要菜，大师父吃多少钱都是我给。我先到家内去，叫我父母瞧瞧好放心，可别叫大师父走了。”众人说：“就是罢。”李三德回家去，和尚在这里喝着酒，出去出恭，到萧山县大堂，施展佛法，留的字柬，和尚复返回到酒铺，住在酒铺，晚上施展佛法，前去给知县惊梦。次日李三德不叫和尚走，又留和尚住了一天。菜三天还不叫和尚走，吃饭也不叫和尚给钱。和尚早晨起来，把两吊钱给饭铺留下一吊五，和尚拿着五百钱往外就走，饭铺众伙友说：“大师父别走，李三德留下话，不叫你走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走，我出恭就来。”说着话，和尚出了酒铺，直奔西关。来到段山峰的肉铺，和尚进去说：“辛苦辛苦！”拿刀的一瞧，见和尚褴褛不堪，心说：“这和尚必是买十个钱的肉，挑肥拣瘦。”就说：“和尚买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买五百钱的肉。”掌刀的说：“你罢肥的要瘦的？”和尚说：“大掌柜的瞧着办罢，我又不常吃肉，什么好歹都行。”掌刀的一想，早晨起来头一号买卖，倒很痛快，未免多给点，这一刀有三斤四两，多给二两，和尚拿起来就走。刚出门走了五步，和尚转身又回来说：“掌柜的，你瞧这块肉净是筋跟骨头，我忘了，不常吃肉吃点肥的才好，你给换肥的罢，越肥越好。”拿刀的一听说：“你瞧，早问你，你可不说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换换罢。”掌刀的一想：“给换要。”当时又给割了一块肥的，也够三斤四两。和尚拿出来，走了四步又回来了，和尚说：“拿柜的，你瞧这肉，一煮一锅油全化了，吃一口就得呕心。常言说，‘吃肉得润口肉。’你给换瘦的要。”掌刀的一听，这个气就大了，说：“你这是存心搅我们，大清早起的。”和尚说：“劳你驾给我换换罢。”这个无法，又把瘦的给拿了三斤一两，少给一两。和尚拿起来出门，迈了三步又回来了，和尚说：“掌刀的你瞧，这肉太瘦了，煮到锅里一点油都没有，吃着又腥又嵌牙，你给换五花三层肥中有瘦的。不然，我不要。”掌刀的这个气压了又压，忍了又忍，一想：“何必跟他辩嘴。”无奈又给换了五花三层的。和尚拿出门，走了一步又回来说：“掌刀的你瞧我，我忘了我们庙里是大常吃素的，没有做荤菜的家伙。我忘了，你给换熟肉菜罢。”掌刀的说：“你是存心搅我，不能给你换。”和尚说：“敢不换？”拿肉冲拿刀的脸上抛了去，拿刀的说：“好和尚，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你敢来找寻我？伙计们出



来打他！”一句话，由里面出来七个伙计，就奔和尚。和尚用手一指点，这七个人眼一花，掀倒了掌刀的拳打脚踢，掌刀的直嚷：“是我。”众人说：“打的就是你，你敢来搅我们。”掌刀的说：“我是王二。”众伙计一瞧，可不是把掌刀的王二打了吗？和尚在旁边乐呢。众人说：“怪呀！瞧着是和尚，怎么打错了？”大众说：“别叫和尚走了。”众人又一奔和尚。和尚用手一指，口中念：“唵，敕令赫！”这七个伙计，这个瞧那个有气，过去就打，那个说：“我早就要打你，不是一天了。”六个人揪上三对，剩下一个过来把掌刀的王二揪住打上了。众街坊邻户都不知因为什么，本铺子的伙计打起架来，和尚在旁边说：“咬他耳朵。”那个就真咬，和尚说：“你拧他。”那个就拧。众人正过来劝，刘文通来了，说：“别打了，为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对，别打了。”众人这才明白过来，这个说：“你为什么打我？”那个说：“你为什么打我？”一个个互相埋怨。刘文通说：“众位因为什么？”掌刀的就和和尚买肉之故一说，刘文通说：“众位瞧我了，他一个穷和尚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，把五百钱给他，叫他去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不冲着你，不能完。”刘文通说：“大师父也瞧我罢。”和尚说：“冲你完了，回头咱们再见。”刘文通说：“哪个再见呀？”和尚说：“楼上见么？”刘文通暗想这和和尚怪呀，见和尚已跑远了，刘文通一问：“你们掌柜的哪？”众人说：“还没起来。”正说着，段山峰由里面跑出来。原本是还没起来，就听说跟和尚打起来，段山峰赶紧起来，往外跑说：“别叫和尚走了。”刘文通一瞧，说：“大哥不必跟他一个出家人一般见识，叫他去罢。”段山峰一看是刘文通，赶紧说：“兄弟里面坐。”刘文通来到里面，段山峰说：“贤弟，今天为何来此甚早？”刘文通说：“兄长，小弟给兄长磕头来了。”段山峰说：“什么事？”刘文通说：“今天是我贱造<sup>①</sup>。”段山峰说：“原来是贤弟今天的千秋，我倒忘了呢。”刘文通说：“我今天特意来找兄长谈心，泄泄我这一肚子牢骚。我自生人以来，没有交着几个知己的朋友，都是泛常，惟有兄长你我知己，我常说：‘酒肉兄弟千个有，急难之时一个无。’除非你我弟兄可称知己。俗言说的不错，‘万两黄金容易得，一个知心也难求’。”段山峰说：“好，你我弟兄一同吃酒去。贤弟，你说咱们萧山县哪个酒馆好？”刘文通本是精明人，不肯说出就上庆丰楼，怕段山峰起疑心，便说：“兄长，随便上哪去都好。”段山峰说：“庆丰楼是萧山县第一家大酒馆，好不好？”刘文通说：“好。”正合心里。当时段山峰换好了衣裳，洗了脸，带上银两，同刘文通出来，这才够奔庆丰楼。不知单鞭赛尉迟如何设法捉拿段山峰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<sup>①</sup> 贱造——生日的谦词。

## 第一百二十七回

### 施妙法游戏助义士 谈心事冷语惊贼人

话说段山峰同刘文通由铺子出来，够奔庆丰楼。刚一进城，就见街市上三三两两的官兵，都带着军装械器，穿着号衣。官兵都认识段山峰、刘文通，众人就嚷：“刘爷、段爷二位上哪里？”段山峰说：“闲逛，众位有什么差事？”众官兵说：“我们奉上宪谕伺候，也不知什么事，听说办紧要的事，关乎密案。”众官兵也并不知道是拿段山峰。知县给城守营老爷文书，就提派二百官兵扎在庆丰楼左右，听王雄、李豹的招呼，故此大众官兵不知。刘文通心里明白，同着段山峰来到庆丰楼，上了楼，楼上一个座位没有，掌柜的告诉伙计不叫卖座，有衙门借楼办案，故此不敢设座。刘文通、段山峰二人落了座，伙计明白，当时擦抹桌案，先把干鲜果品、各样酒菜摆上。二人刚要叫菜，就听楼梯一响，有人喊嚷：“我吃饭给银，哪个红了毛的不叫我上楼？”伙计一瞧，来了一个穷和尚。原本和尚由肉铺打完架走了，见刘文通同段山峰进了庆丰楼，和尚也跟了来。刚一进饭馆，伙计就说：“大师父，楼上不卖座，有人包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就吃顿饭，今天我得了点外财，也无非在楼下吃点。要不然，我也不敢进饭馆子。楼上都是阔大爷，明是一百六的菜楼上要卖二百四，我和尚也吃不起。”伙计一想楼下不要紧，让和尚进去。跑堂的一转脸，和尚上了楼梯，说：“哪个红了毛的不叫我上楼来？”到楼上找了一张桌坐下。楼上伙计一努嘴，说：“大师父。”和尚说：“干什么呀？”伙计当着刘文通、段山峰又不敢明说，掌柜的也怕叫段山峰瞧出来，赶紧叫伙计说：“大师父要什么菜，给人家要。”伙计这才说：“大师父要什么酒菜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有什么酒？”伙计说：“有白干、陈绍、玫瑰露、五加皮、状元红、茵陈莲花、白荷叶青、人参露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来两壶梅花鹿要。”伙计说：“没有梅花鹿，是玫瑰露。”和尚说：“对了，你们有什么菜？”伙计说：“煎炒烹炸，烧烩白煮，应时小卖，午用果酌，上等高摆海味席都有。”和尚说：“就是肉拿刀一切，搁锅里一炒，就是那个。”伙计说：“炒肉片呀？”和尚说：“对。”伙计少时给要来。和尚一瞧，说：“不是这个，这么一切，还有那么一切。”伙计说：“那是炒肉丝，你将就点吃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这菜卖多少钱一个？”伙计说：“一百六。”和尚说：“给八十钱罢。”伙计说：“饭馆子哪有还价的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也就将就点，你叫我吃东西将就点么？”刘文通那边一瞧，说：“把炒肉片给我们吃，伙计你再给大师父要。”伙计把菜给刘文通端过来，又给和尚要了一个炒肉丝。和尚一瞧，说：“不是，那么一切，还得那么一切。”伙计说：“那是肉丁炒辣酱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不要这个。”伙计无法，又把肉丝卖给别人，又给和尚要了肉丁炒